



J222.7/103

:37

2004

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

宗 其 香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宗其香 / 宗其香著. — 北京: 人民美术出版社,
2004.11

(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)
ISBN 7-102-03196-3

I. 宗… II. 宗… III. 山水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8216 号

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

宗其香

编辑出版发行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

(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)

责 任 编 辑 王玉山 尹 然

总 体 设 计 李文昭

装 帧 设 计 陈杜宇

摄 影 宗海平 王 霁

制 版 印 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2004 年 12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8 印张: 27

ISBN 7-102-03196-3 定价: 30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宗其香

1917—1999

目 录

一世童心	王鸿勋	1
------------	-----	---

重庆被日军炸后	1940年 水彩	25cm × 31.8cm	11
学洗衣	1953年 水彩	20.8cm × 27cm	12
盖帘上的蔬菜	1953年 水彩	20.6cm × 26.9cm	12
秋水泊船	1954年 水彩	30.6cm × 41.8cm	13
北京东单	1954年 水彩	30.4cm × 42.8cm	14
颐和园秋色	1954年 水彩	32cm × 43.1cm	15
建设中的北京展览馆	1954年 水彩	31.3cm × 42.9cm	16
金沙江绞车渡	1961年 水彩	15cm × 21.8cm	17
颐和园后山	1974年 水彩	17.7cm × 13cm	17
谐趣园	1977年 水彩	13cm × 17.6cm	18
颐和园后湖	1977年 水彩	12.9cm × 17.6cm	18
动物园后门外	1977年 水彩	19.7cm × 27cm	19
畅观楼	1977年 水彩	13cm × 17.7cm	20
初春	1977年 水彩	12.8cm × 17.8cm	20
云山图	1935年	106.5cm × 46.8cm	21
仿吴仲圭水林幽居图	1935年	138.5cm × 34.5cm	22
芭蕉	1939年	26.5cm × 20.5cm	23
临德国铜版画	1942年	60cm × 104.9cm	24
母与子	1942年	75.3cm × 55.2cm	25
两路口之夜	1943年	51.5cm × 40cm	26
山城之夜	1944年	48.4cm × 71.2cm	27
我的课桌	1944年	44.2cm × 34.5cm	28
重庆夜	1944年	39cm × 28cm	29
山城夜	1944年	39cm × 28cm	30

黄果树瀑布	1945年	54.7cm × 43cm	31
重大工学院夜	1945年	76.3cm × 58.3cm	32
金盏花	1946年	45.8cm × 34cm	33
重庆夜	1946年	41cm × 26cm	34
重庆码头夜	1946年	42cm × 26.4cm	35
故宫侧门	1947年	24cm × 27cm	36
孔庙铜狮	1946年	24cm × 27cm	37
崇文门	1947年	24cm × 27cm	38
舞	1947年	53cm × 66.3cm	39
夜渡	1947年	24cm × 27cm	40
苏州河之夜	1947年	24cm × 27cm	41
青岛之夜	1947年	24cm × 27cm	42
山城之夜	1948年	34.2cm × 52.7cm	43
双鹤	1953年	58cm × 44cm	44
晨雾	1954年	30cm × 42cm	45
长江三峡	1954年	80cm × 54.5cm	46
狮子滩瀑布	1955年	30.2cm × 42.2cm	47
狮子滩水库大坝	1955年	30.6cm × 42.4cm	48
女工	1955年	42.2cm × 30cm	49
十一次过三峡	1955年	69.5cm × 44.5cm	50
武汉码头	1955年	31.4cm × 43.8cm	51
重庆港之夜	1955年	20.5cm × 30.2cm	52
劈地开山	1955年	42.2cm × 30.3cm	53
工地	1955年	24.2cm × 41.2cm	54
浮地	1955年	30.5cm × 43cm	55
掘进	1955年	27.2cm × 39.6cm	56
黄浦江夜景	1956年	29.1cm × 47.5cm	57

绍兴水巷	1956年	31.3cm × 43.2cm	58
鲁迅故居	1956年	31cm × 43.5cm	59
绍兴水街	1956年	31.4cm × 43cm	60
北海打水	1956年	24.5cm × 38.5cm	61
人 体	1956年	42cm × 36cm	62
人 体	1956年	55.7cm × 38.7cm	63
十三陵水库工地	1958年	13.5cm × 43cm	64
以宋人法画范西北山水	1959年	46.7cm × 69.8cm	65
出国探亲	1959年	67.7cm × 44.9cm	66
金沙江绞车渡	1959年	35cm × 45.5cm	67
尘外冰姿	1959年	66cm × 90cm	68
赶 街 去	1959年	60.8cm × 99.7cm	69
怒江放木	1959年	67.1cm × 48.1cm	70
林中静悄悄	1959年	46.7cm × 69.7cm	71
苍山脚下	1959年	46.7cm × 69.7cm	72
林中小市	1959年	68cm × 41.2cm	73
榕 阴 下	1959年	23cm × 37.4cm	74
姐勒寨赶街	1959年	26.2cm × 37.8cm	75
贝江放木	1959年	45.8cm × 69.4cm	76
边塞公路	1959年	26.8cm × 38.2cm	77
赤前小集	1959年	79.8cm × 104.5cm	78
出 海	1959年	31.1cm × 54cm	79
滇池海埂一角	1959年	45.6cm × 68.6cm	80
买 花 鱼	1959年	45.5cm × 70cm	81
曼丢大榕树	1959年	38.2cm × 54cm	82
荷塘双鹅	1960年	34.2cm × 75.1cm	83
澜 沧 江	1961年	40cm × 68cm	84
傣族村寨	1961年	31.2cm × 42.7cm	85
曼 景 幻	1961年	69cm × 137.7cm	86
高山放牧	1961年	137.6cm × 68.6cm	88
水 磨 畔	1961年	68cm × 40.9cm	89
凤凰林中	1961年	45.6cm × 68.6cm	90
美丽的西双版纳	1961年	96.6cm × 59.7cm	91

万千巧手绣边疆	1961年	33.1cm × 51.2cm	92
嫩嘎坝小学	1961年	43cm × 37cm	93
稻香千里	1961年	68.7cm × 138.2cm	94
曼 亭	1961年	44.8cm × 67.6cm	96
宣慰道上	1961年	61.4cm × 95.9cm	97
丽江文笔峰翠谷	1961年	69.3cm × 138cm	98
花间激战	1961年	136.1cm × 69.1cm	99
美丽的西双版纳	1961年	68.3cm × 137.4cm	100
林中静悄悄	1961年	178.7cm × 96.4cm	101
边寨清晨	1961年	69.3cm × 137.6cm	102
虎 跳 峡	1962年	121cm × 70.3cm	104
珍 珠 泉	1962年	48cm × 69.5cm	105
长江三峡	1962年	67.5cm × 118.4cm	106
大 萝 卜	1968年	93.1cm × 54.7cm	107
金沙水拍云崖暖	1972年	(一五八四部队收藏)	108
日日移床趁下风	1975年	98.5cm × 69cm	110
晴空万里	1976年	138cm × 69cm	111
妃子华清浴神君	1976年	67cm × 135.5cm	112
荷塘翠鸟	1976年	67.2cm × 132.3cm	113
尧山积雪	1977年	(榕湖饭店收藏)	114
旭日劲松	1977年	119cm × 208cm (榕湖饭店收藏)	115
高山放牧	1977年	34cm × 47cm (榕湖饭店收藏)	116
凭祥归来	1978年	35cm × 45.5cm	117
漓江畅游	1978年	182cm × 460cm	118
小镇桥头	1978年	31.5cm × 45.5cm	120
松 鼠	1979年	135.8cm × 67.4cm	121
六律山夕照	1979年	31.8cm × 44.6cm	122
墨 牡 丹	1979年	67.3cm × 93cm	123
长江三峡	1980年	98cm × 96.6cm	124
融 水	1979年	45.2cm × 67.3cm	125
桂北胜景	1979年	150cm × 83cm	126
平生为梅到断肠	1979年	44cm × 67.9cm	127
江汉夜色	1979年	49.9cm × 68.7cm	128

三峡夜航	1980年	65.1cm × 104.2cm	129
漓江夜泊	1980年	69.8cm × 104.3cm	130
芦笛仙镜	1980年	46cm × 70cm	131
赶集归来	1980年	33.5cm × 43.3cm	132
秋水如明镜	1980年	46cm × 68cm	133
良风江畅思曲	1980年	137cm × 437cm	134
醉 樱	1981年	84.4cm × 67cm	136
榕之露	1981年	45.6cm × 55.7cm	137
远胜登仙去 飞鸢不暇骖		188cm × 700cm	138
万斛泉源	1982年	170cm × 400cm (榕湖饭店收藏)	140
武陵幽境	1983年	78cm × 145.6cm	141
自保岁寒姿	1985年	145cm × 594cm	
(京西宾馆收藏)			142
野 溪	1983年	68.8cm × 45.3cm	144
含龙之战	1983年	44.4cm × 58cm	145
虎虎有生气	1984年	143.4cm × 118cm	146
锦绣边疆	1984年	68.1cm × 92.5cm	147
无量寿佛	1984年	67.7cm × 45.5cm	148
千岩争劲秀	1984年	46cm × 69cm	149
丹心似铁	1984年	97.5cm × 181cm	150
万顷入胸怀	1984年	82.5cm × 51cm	152
南国秋香	1984年	67.7cm × 76.5cm	153
桃花江夕照	1984年	37cm × 48.6cm	154
艺 君 像	1985年	93.3cm × 63cm	155
众芳摇落独喧妍	1985年	49.1cm × 68.5cm	156
山城之夜	1985年	113.7cm × 68.5cm	157
迟开都为让群芳	1985年	139.1cm × 450cm	
(北京站收藏)			158
苦寒香愈烈	1986年	94.8cm × 69.8cm	160
三保松原	1986年	47.1cm × 69.3cm	161
菊	1986年	46.4cm × 64.8cm	162
枕底涛声枕上山	1987年	48.1cm × 93cm	163
翠光园望伊豆古城	1987年	34.2cm × 45cm	164
夜过瀾户大桥	1987年	34cm × 40.7cm	165
昆明郊外	1987年	31.8cm × 41.7cm	166

玉润金寒窈窕身	1987年	69.4cm × 37.5cm	167
山中一夜雨	1988年	137cm × 68.4cm	168
数朵欲倾城	1988年	129.5cm × 68cm	169
太华峰头玉井莲	1988年	68.4cm × 137cm	170
白云深处有我家	1988年	44.9cm × 67.4cm	171
漓江春雨	1988年	45.3cm × 68.2cm	172
小镇夜泊	1988年	45.6cm × 67.8cm	173
松阴观瀑	1988年	46.4cm × 68cm	174
黄山云松	176cm × 190cm (榕湖饭店收藏)		175
银河孤子决	1988年	137cm × 68cm	176
夜江山城	1989年	52.5cm × 80cm	177
十万丈山一角	1989年	42cm × 67.5cm	178
半帆斜日一江风	1989年	45cm × 68.3cm	179
越洞悬崖转苍豪	1989年	137cm × 68cm	180
松径幽仍险	1989年	45.2cm × 68.2cm	181
龙胜三江	1989年	150cm × 82cm	182
万斛泉源	1989年	183cm × 97cm	183
漓江夜泊	1990年	34.7cm × 59.4cm	184
千峰直上天	1990年	45.5cm × 68cm	185
江山骤雨	1991年	45.4cm × 69.5cm	186
韵绝香仍艳	67cm × 68cm		187
清秀奇古惬人心	1992年	45cm × 67cm	188
漓江新月	1992年	160cm × 350cm (榕湖饭店收藏)	189
古榕伴清流	1993年	131cm × 432cm (榕湖饭店收藏)	190
黄山飞瀑	1993年	68cm × 68cm	192
遥山白云尽	1994年	45cm × 67.5cm	193
湘西观瀑	(榕湖饭店收藏)		194
不用人夸好颜色	1994年	116.1cm × 67cm	195
在山泉水清	1994年	45.6cm × 67.8cm	196
森然古木覆苔阴	1994年	46cm × 68.4cm	197
夕阳无限好	1996年	131cm × 432cm	
(榕湖饭店收藏)			198
清秀奇古惬人心	1994年	46.4cm × 69.8cm	200
宗其香常用印章			201
宗其香年表			203

张玲整理

一世童心

王 鸿 勋

一次，去看望宗其香，已经是二十多年前了，带了一只软翅子“盘鹰”。那时，别说送给他，就是看一眼，他也会高兴的。

宗其香喜欢风筝。

精于此道，神游八极，他像个把式；戏耍起来，半纸浮名，他像个顽童。

“它是由一根要线儿牵引的吧？”“好的‘盘鹰’，不飞高，不飞远。见风儿就能起，占地儿还不小。”“遇到好手，它能上下遨游，噢，顾名思义，它最善于左右盘旋。”

装风筝的纸盒子还没打开，难得他的“话匣子”倒打开了，一反平日里少言寡语的常态。说着，手还比划着，不等你回答，只是语速有点儿慢。

夏仁虎说“话到春游兴转浓”，宗其香是见了风筝——他的“知心”朋友。

50年代初，《不朽的英雄杨根思》为他荣获全军美展一等奖，但没能光宗耀祖。

70年代初，《虎虎有生气》则使他在“黑画”展中名列三甲，险些株连九族。

新中国焕发了他建设者的全部责任感，“文革”则给他带来了高血压及一切后遗症。

在与天灾和人祸的抗争中，激情和信念呵护着他，宗其香品味着人生，享受着生命。

绘画之余，他拾起了风筝。那孩提时的记忆，透着童真。宗其香自得其乐，乐在其中。

不大的画室里，陈列着字画，悬挂着风筝。画案旁，宗其香又熟练地组装上了“盘鹰”。翻过来，掉过去。质地、彩绘、骨架、造型，他审视着，欣赏着，认真而仔细。全神贯注，旁若无人。

贴西墙的水池上，以砖瓦、木块儿、水泥和钟乳石堆塑的“半壁江山”，占据了整个儿墙面，就像是江南移来的一屏山水，就像是“甲天下”里的又一处仙境。

“江”虽不似青罗带，“山”已知碧玉簪。

石洞里或苔藓边，静谧中的潺潺流水，映衬得画案旁，偶尔传来的不知是“哦”还是“嗯”的语音，更加低沉而含混。

“好物件遇到了行家里手”，我说。

他没有反应。

“见物不见人。”我嗔怪着，装作自言自语。

他突然抬起头，诡秘地一笑，冲我睁大了眼睛。

《燕京岁时记》中说：“风筝即纸鸢。缚竹为骨，以纸糊之，制成仙鹤、孔雀、沙雁、飞虎之类，绘画极工。”

又说：“儿童放之空中，最能清目。”

明清以来，深谙风筝扎、糊、绘、放之理的艺术家中，马晋之外，当属此公了。徐文长赋诗：“我亦曾经放鸢戏，今来不道老如斯。那能更驻游春马，闲看儿童断线时。”看来，宗其香之雅性，已远远超过徐文长之闲情了。他不但画儿画得好，还做风筝，还放风筝，还放得不错呢。人奔七十，童心未泯。

“哪天，我们放风筝去吧。到天安门？”我打破沉寂，试着发出邀请。“噢，好哇！”似乎从无际的遥想中被拉了回来，宗其香爽快地答应着，却又嘎然而止，若有所思：“行吗？”他问。

是问放风筝，还是问去天安门？我没有回答，他也没有再问。我知道，他懂我的意思，他知道，我懂他的心。

“文革”初有故事说，假日里众爱好者外出放风筝。兴头上，被“好事者”制止。问何故？遭到斥责：“这是什么时候！”辩解中忽听到“群魔乱舞”那句成语，不知是指风筝，还是指放风筝的人，惶惑之中，他们想起了当时的流行语“地富反坏”，“牛鬼蛇神”。还算聪明的众爱好者愕然，遂如鸟兽散去，带着迷茫和感激。

有更甚者，鬼使神差地在广场上放起了复膀软翅子“螃蟹”风筝，正当其自诩所作形神兼备而洋洋得意的时候，被连人带物“请”进了小屋。先查实物，再查物主。交谈以“居心何在”开始，到“横行霸道”结束。物留人去。亦悲、亦喜。嘿，我还真见过这位当事人，中国共产党员，国家干部。

凡事，“三思而后行”不易。“三思而后”就行吗？看来也未必。

“秀才遇见兵”了，秀才觉得有理说不清，兵觉得说不清这个理儿。特别是在“特殊时期”。

宗其香十几岁参加全国美展，二十岁出头考进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。随后相继进入中大艺术专修科、中国美术学院、美军OSS心理作战部、北平国立艺专、中国人民解放军、中央美术学院。几十年间，进进出出，出出进进，他一辈子就没离开过学校和军队，可谓身兼二职，“秀才”和“兵”都当了。多少事儿，自己和自己都说不清楚。跟别人说，能听得进，听得“懂”？

齐白石每以螃蟹为题材作画，其最著名的款识“看汝横行到几时”，以极形象的艺术语言，巧妙地表达了抗战时期，中国人民的民族正气。

宗其香在小品《蟹》上作跋：“三公一母，日久臭腐，不可下酒，当心遗毒。”是“文革”后期，好人对坏人的诅咒，也是好人对好人的提醒。

好在齐白石当时不是放螃蟹风筝，更没有上天安门。好在宗其香当时画的是三只老虎，也没注意几母几公。至今，齐白石的画作，照实照卖，无论题材。阳澄湖的螃蟹，照做照吃，无论公母。

说到各类风筝，或大或小，无论何地，戏放赏玩起来，最是老少皆宜。善意，恶意，都是借喻。此一时，彼一时，都是历史。只是辛苦了螃蟹，虽然它生了八条腿儿，和那不老的人心。

风筝，“比之书画无其雅，方之器物无其用”，但玩的过程，古往今来，确属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。说他可以陶冶情操，说它可以修身养性，不如宗其香说的直白、好懂：“和孩子们在一起，有好心情。净化心灵，能治病。”

几天后的一个下午，我们结伴来到天安门，带着风筝。

历经沧桑的广场上，惠风和畅，天朗气清。一只风筝摇摆着，但自信地腾空而起。其形状如同长方形的大

灯笼，更像作者宗其香，那敦实矮胖的身影。一根要线儿栓在立柱的上端，风筝的四个面，被两张脸谱和漂亮的颜色填满。有趣的是前后看起来，都是笑容满面，而左右显现的却是丧丧的脸。巧妙的设计，滑稽的构思，招来了无数新奇的目光。没有人来干涉，但有人来捧场。

一个毛头小伙儿，兴冲冲地挤过人群，看了一眼天上的风筝，冲宗其香一笑：“唉，卖吗，老头儿？”他问。“老头不卖！”像在抢答，宗其香看了一眼身边的小伙儿。那表情，更像那天上的风筝。

广场上，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。

没有人知道老头儿是谁，也没人懂得老头儿的心境。是坦然，是高兴，在追忆逝去的岁月，在构想艺术的新生？

二十年后的一次电视采访，我带上了那只风筝。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，那是宗其香的作品，那上面写着宗其香的一生。

二

1986年秋，一个由全国百人百幅作品组成的中国百景图画展，将赴日展出。

除几位中青年画家之外，中日双方都希望有个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率团成行。

人选成了问题。

“左”的不能请，“右”的不能去。高龄的不敢请，年轻的少资历。又是“拨乱反正”后，中国美术馆派出的代表团，档次还真不能低。

午休时间，展览部里，像是例行公事，开始了闲聊神侃，艺海觅“珍”。谈资无非是那些听来的，见过的艺苑趣闻、画家轶事。

都是师生、朋友，就难免添油加醋。就是张冠李戴了，也无碍现场发挥。有时，一不留神儿，涉及到我们自己，自然大多是“过五关斩六将”时的无限风光，而极少“走麦城”中的狼狈境地。说来提神儿，听来有益。即使上“纲”上“线”，但也全无恶意。

办公室有人敲门。“当、当”就两声，轻轻地。

门缝儿中，暗影儿里。侧着，挤进来半个身儿，敞开的夹克衫，露出紫红色的毛衣。

又进来半个身儿，胳膊下夹着个东西。稳稳地立在那里。哪儿都是圆圈的，像个大玩具。

“哟，吵你们午睡了吧？我来看展览，也顺便看看你、你、你。”

似乎目光在随着移动，配合着那门口发出的有意拖长的声音。

“哦，我是先要看你们的，然后再看展览去。”

他一定瞧见了我们在聊天儿，却装作彬彬有礼。觉得话说的欠妥，又画蛇添足地更正着，狡猾地笑着，以示他的“歉意”。

此时，手臂开始微微地摆动，不知是习惯动作，还是病后留下的痕迹。

“轰”的一声大家笑了起来。歪着的，坐着的，目光一下子投向那个“大玩具”。

“喂，宗先生驾到，有失远迎。”

“快，小刘，看茶，要高的！”

“这是渴了吧？哪儿是……啊？”

“美术馆里的都是‘展品’，先看哪部分都可以。”

……

“不，不是，是来看你们的，也想喝点儿水。小刘泡的茶香。和你们聊天高兴。”

屋里的气氛瞬间活跃起来，充满了祥和与温馨。

不用让，宗其香慢慢地移出暗影儿。他走到沙发前，坐下，任由大伙儿编派，笑着，喘着气儿，展示起风幕，他的新“作品”。

既然“寡不敌众”，那就赶快转移注意力。自然而沉隐，洒脱又俏皮。

宗其香自从从罐儿胡同搬到团结湖，每进出必上下五层楼。乘车到美术馆，就是不看展览，几个厅走一走，也要几里地。再上楼看朋友，实属不容易。可宗其香无冬历夏，常来常往，每次还都会带来新的乐趣。

“团长”有了。我和赵庚生会意地一笑，心有灵犀。

两天后，太朴寺刘开渠的寓所里，以民间方式为一位画家正“名”。非正式地形成了一个“正式”决议。

“宗其香的画儿色彩好，笔墨活，题材广泛，‘夜景’独特。”

“他是徐悲鸿的弟子，美术学院的人，朴实，很勤奋。”

“‘黑画’展前后，宗其香受了不少委屈。能熬过来，是一大幸事。”

“他现在身体怎么样，好像是高血压吧？”

我无意打断老馆长的思绪，但又不能不回答他的问题：“不知是放风筝之余作画儿，还是作画儿之余放风筝。他身体调养得不错，早就是美术馆的‘热心观众’了，虽然有时看不懂画的什么东西。”

刘开渠听了，突然笑了，恍然大悟：“噢，知道了，上次那个风筝就是他放到树上的，不是你也上去了吗？这该记入美术馆的大事记。”

叙说里的诙谐和言谈中的笑声，让审慎充满了快意。

宗其香，南京人氏，家境清贫。几十年里，他情系大江南北，足迹横贯东西。现存最早的国画作品，是1935年的《云山图》。1939年创作的《风雨同舟》，则保存在旧像册中的老照片里。最早的写生作品，是1940年重庆被炸前后的现场速写。1942年，出版了他第一本画册《木刻山水集》。

“山水画是否能在木刻上而不失木刻质地地表现出来？这问题在我的脑际已盘旋了很久，因为课程的繁忙，总没有尝试的机会。（民国）三十年，终于给我找到了一个时间，不管这企图是否值得，我姑且这样肤浅地尝试着……”从这篇1942年元月，宗其香于沙坪坝为画册写的后记里，可以看到，他在企盼激情，以抚慰孤独的心灵；他在呼唤灵感，以权作情感的归宿。

一开始，宗其香就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极富挑战的敏感之路，在寂寞与艰辛之中，他尝试着，探索着。无怨无悔，乐此不疲。就像他多年后回顾往事时说的那样：“我没有家世，没有背景，因此没有退路，也不能跌倒，必须一步步踏踏实实前进。”

他先后受益于陈之佛、黄君璧，还有张书旂。而最终成就他艺术人生的，是在当代美术史上，占有重要地位的领袖级人物徐悲鸿。

宗其香崇拜徐悲鸿，渴望得到艺术的真谛。然而，师生关系的确立，却是从书信开始的。

从重庆到东南亚，从东南亚到重庆。他们天各一方，从未谋面，却挡不住鸿雁传书十几封，笔谈长达一年有余。这文字编织的红地毯，铺叙了一段美术史上的传奇佳话，成就了两代画家的师生情谊。

是天意、是命运？是缘分、是机遇？

宗其香随信寄上的水彩画夜景作品，获得了徐悲鸿的赏识，他建议：“古人画夜景只是象征性的。其实并无光的感受，如《春夜宴桃李园图》等。你是否试以中国画笔墨融化写生，把灯光的美也画出来？”一语中的，平易近人。

审视宗其香的成长道路，徐悲鸿则高屋建瓴：“中国山水画要画好是不容易的，山水画也有很多出色的画家，如石涛，八大等，但没有画人物传达感情那样具体。画的对象要全面些，要多画些人物。”直言不讳，言恳意切。

与其说宗其香和他的创造，得到了徐悲鸿的关注和鼓励，不如说一代年轻人对艺术的理解和执著，感动了举薪引路者的心。艺术上的独辟蹊径，生活中的情感激励，促成了他《重庆夜景》在沙坪坝的专题展览；丰富的艺术实践，扎实的造型能力，又给了他在北平办展的勇气。

那是1948年的初夏，那次，徐悲鸿携夫人廖静文出席画展并亲自主持了开幕式。因为，在徐悲鸿的眼里“以中国笔墨用西洋画法写生，宗其香、李斛是两个成功的典型。”然而宗其香并没有满足已有的成果。在艺术的追求中，他充满着好奇；在淳朴的外表下，他涌动着野性。他和他的艺术一起，不断寻求着新的梦想，新的天地。

体察先师筚路蓝缕的精神境界，宗其香认为：大千世界，千姿百态，无奇不有；芸芸众生，宇宙万物，皆入画题。因此，任其动物、静物，抽象、具象，该画什么就画什么，无论题材；怎么画好就怎么画，决无定法。他主张“不择手段”，尊重“清规戒律”。万“变”不离其宗，基础还是造型。

徐悲鸿为人、从艺“独特偏见，一意孤行”。宗其香无忧、不梦，“我行我素，我用我法”。就是在生活中，在艺术圈里，他的言行也是与众不同的。

报纸曾发表过他的一篇文章：“我为锻炼身体和目力，经常在团结湖公园放风筝。今年2月21日，下午四点半左右，我放完风筝往家里走，穿过团结湖两排高楼之间时，我正好抬起头，只见天空中有一个椭圆形飞行器，它约小脸盆大小，发着极明亮的翠绿色光。这个飞行器由西往东飞行，约有两秒钟就消失在楼群后面了……”这篇题目叫《目睹发光飞行器纪实》的短文，真的，与画画儿根本就没有关系。但时间、地点、造型、颜色，记还得又是那样的清楚、认真。他希望，他的发现和观察能对科学研究有用。

我给他打过电话，并不是因为怀疑。却惹得他着急上火儿，在电话的那一边儿：“真的，是真的，我看见了。绿的像宝石，亮得晃眼。”

信誓旦旦，不许你不信。

有人说，“兴趣”是科学进步的起点。有人说，“童心”是永葆青春的秘密。它们能给人带来灵感，同样能给人带来慰藉。

宗其香有一方闲章，印文是“难得还童”。一看就知道，是从郑板桥式的“糊涂”那儿，得到的启示。

纪念齐白石“一世童真心画家”题词所流露的，则是宗其香发自内心的敬重和源于心底的共鸣。

“中国百景图画展”几个字，是刘开渠题的，一共两条。每条写得都那么苍劲有力。

在团长宗其香的率领下，访日交流取得了圆满成功。

次年，宗其香画展赴日展出。有他艺术的感染力，更有他人格的魅力，虽然他有时固执，有时也要耍小脾气。

宗其香不事张扬的个性和兼收并蓄的能力，使他能从容面对每一个创作题材，坦然处理每一个全新课题。他的画儿像编年表，每一幅都打着时代的烙印。

我们可以看到，在《秋风里》，《朱门之外》隐忍，渴望的目光中，那战乱带来的贫穷；《巧渡金沙江》，《强渡大渡河》浴血奋战的红军哥，那对未来充满的憧憬。

我们可以看到，在《不朽的英雄杨根思》，《抢修大同江桥》抗美援朝的战旗下，那国际主义的忠诚；《锻工车间》，《修船厂》干劲冲天的工人老大哥，那当家作主人的豪情。

我们还可以看到，在《加固长江堤防》，组画《十三陵水库》热火朝天的场面中，那人定胜天的气概。组画《美丽的西双版纳》，《以宋人法画滇西北》远离闹市的喧嚣，那天然纯朴的民风。

我们还可以看到，在《山城之夜》，《骤雨访瀑》雨夜朦胧的梦境里，那委婉含蓄的情愫。《黎明》，《桃花江夕照》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平淡中，那与世无争的恬静。

后来，宗其香以萝卜为题材，作过一幅小品。那是1968年，跋曰：“我生在南京西城角，是南京土产。人们叫我大萝卜，我不像香蕉苹果那么甜蜜，人吃了难免胀气，然而不通则痛，通则不痛，看来有气则出，出气亦非坏事也。”

画的不知是卡萝卜，还是心里美，题目叫作《自画像》，他自己正处在“不通之时”。

十年后，他画了一幅红梅，题跋是：“老木末枯春已到，御寒铁骨献暖心。”久蛰复出，看来是“通”了。从此，不甘寂寞的宗其香，又开始了新的探求。

《水岩奇观》，《芦笛仙境》表现的是亿万年间岩洞里钟乳石塑就的景象。就像他的“夜景”一样，古人没有画过。构思新奇别致，手法中西结合。

随后，他又创作了《榕之露》，《南国秋香》等一批抽象派作品。不全是自我表现、自我宣泄。《合龙之战》那幅记写长江第一坝印象的画作，就是写实、写意、具象、抽象的总和，成为他那个时期的重要成果。

从宗其香不同时期的作品里，我们能够重温历史的轨迹，时代的声音。从宗其香不同阶段的画风中，我们可以发现情感的追求，心灵的痕迹。

在历经了命运的大起大落、大悲大喜，经历了甘与苦甚至生与死的撞击之后，年近古稀的宗其香，更多地忆起了梅园，画起了红梅。为此，他不顾旅途劳顿、数度南返，即使除了梅花，少有值得留恋的过去。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赞美，南京的梅花有多少种，描述灿烂阳光下，那婆娑的身影。他不止一次地对我感叹，南京的梅花有多少类，愕然风雨交加后，那不褪的嫣红。

以其对梅花的认识和了解，是去写生，是去观察，是体验绘画艺术的创作规律，是体现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？说“是”可以，说“不是”也可以。

说是，因为宗其香历来笃信生活，注重写生，鄙视投机取巧的粗制滥造。

说不是，因为宗其香的灵魂所系，血肉之躯，就诞生在南京城那饱经忧患的土地。

那里有他的童年，有他的梦想，有他的追求，有他的希冀。

他在追忆母爱，他在享受乡音。

那是他奉献给爱妻的最宝贵的一份真情，那是他保留给自己的最纯洁的一块领地。

四

宗其香说，他生于1917年11月16日。因为外祖父母的远房亲戚，一位宗其香得喊“姑母”的大姑娘说，他出生在冬月16，属蛇。

母亲早逝。呱呱落地的时候自己不记事儿，长大后见了数字脑子又不好使，也只好听别人说了。

这是关于他生日的版本之一。

几年前，一位台湾故友出示了一页已泛焦黄的信纸，大概是年轻时为找对象用的，上面留有宗其香的笔迹，写的是1917年冬月初八，11月16日生人。

按“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儿”推论，这第二个关于他生日的版本，似乎要更贴谱儿，更可信。就是不知姑母说的“冬月”，到了宗其香这儿，是怎么变成了“11月”的，而且还就变对了。

宗其香去世，是1999年12月29日。这个日子更是要别人帮他记了。记在亲朋好友们的心中，记入中国的美术史。

那天，追悼会上有一幅醒目的挽联：

早有丹青惊海内才贯东西，

永垂道范仰天涯师泽中外。

那天，宗夫人武平梅念叨的一句话是“他没受什么罪，走得很平静”。

五年过去了。武平梅想为宗其香办个展览，为他出本画集。以此纪念她青少年时代的良师益友，成年后相濡以沫的伴侣；感谢怀念他的所有的好人，和那些纯朴善良的心。

2004年10月初稿于舍得舍

2004年11月定稿于鸥缘阁

图 版

